

T H E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O F
D R E A M S

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著

朱更生 / 译

你人生的首部心理学经典!

引发人类思想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划时代的不朽巨著
世界高等学府一致推荐，引导了整个 20 世纪的人类文明

一部震撼世界的心理学“圣经”，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之作

一部跨越宗教、哲学、艺术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经典文献

一部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的里程碑式著作，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经典

根据德意志国家图书馆**原版翻译** 中国德语界翘楚**朱更生翻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梦的解析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著

朱更生 /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梦的解析 /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 朱更生译.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178-2978-2
I. ①梦… II. ①西… ②朱… III. ①梦—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4334 号

梦的解析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朱更生 译

责任编辑 钟仲南
责任校对 穆静雯 饶晨鸣
封面设计 海 凝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传真: 0571-88831806

排 版 秦颖工作室
印 刷 三河市金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43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978-2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德文编者导言

对本版次纲要与宗旨及编辑方法的详细阐述，见于第 1 章前的“版本说明”，因而只在此再次简要概括这些想法要点；同时，我们想借助一些解释给读者提供阅读本书的指南。

本版次按主题划分，宗旨是，比起一些单行本著作的袖珍版来，主要使来自于精神分析相邻的知识领域——社会学、政治科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等——的学生，还有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容易较系统、较大范围地接近装帧物美价廉、带有详细注释资料的西克蒙特·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初衷是把关于治疗技巧与疗法理论的著作收入本版中。根据多方愿望，在不编号的增补卷中补齐弗洛伊德的这部分工作。

编委会元老詹姆斯·斯特雷奇死后，发行了研习版，1967年4月故去之前，他都在参与准备工作，尤其是内容计划与评注的指导方针。

本版次所用的文本一般是弗洛伊德尚在世时发表的最后几个德文版本，多数情况下就是先在伦敦出版的全集（多为在维也纳刊印的全集的影印版）。若非如此，在相关著作开首的“编辑前言”中提及来源。编者删去了弗洛伊德对较早的、如今几乎已无法找到的版次的页码提示，代之以增加描述性脚注，使读者有可能在如今可用的版本中找到相应的内容。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通常在研习版各卷末尾的书目中指明曾

包含在较早版本中的弗洛伊德对一些著作及对其他著作者著作的详细书目说明。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改动与统一使用“S.”来代表页码提示（还有弗洛伊德主要在早期著作中写成“p.”之处）以及一些少量的正字法、标点符号与版式的现代化之外，对原始资料文本所做任何变动都在“编辑序言”或者脚注中做了说明。

收入研习版的版本资料取自《西克蒙特·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也就是在詹姆士·斯特雷奇领导下编成的英文版；在这点上得到精神分析研究所（伦敦）与霍加斯出版社（伦敦）的允许，以译文重现材料。在不背离本版次宗旨的前提下，缩减并改编这一材料；同时做了少量订正并增添了补充注释。除了编辑前言外，全部出自编者之手的补充放在方括号内。

编者应该感谢 S. 菲舍尔出版社的伊尔莎·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没有她的倡议，就不会着手编纂此研习版；在各个准备阶段，她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与知识渊博的建议。凯尔特·许格尔把版本材料译成德文，英格博格·迈尔-帕米尔多细心校对并编制目录，也应得到大力感谢。

编 者

德文出版者前言

I 书 目

1900年莱比锡与维也纳，弗朗茨·多伊蒂克出版社。(1899年发行) 4 + 375页。

1909年第二(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7+ 389页。

1911年第三(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10+ 418页。

1914年第四(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10+ 498页。

1919年第五(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9+ 474页。

1921年第六版(第五版的重印，不过有新前言与修订的书目)，同一家出版社。7+ 478页。

1922年第七版(第六版的重印)，同一家出版社。

1925年全集第2卷与第3卷一部分(增补修订)。莱比锡、维也纳与苏黎世，国际心理分析出版社。543页与 1—185页。

1930年第八(增补修订)版，莱比锡与维也纳，弗朗茨·多伊蒂克出版社。10+ 435页。

1942年全集第2卷、第3卷(第八版的重印)。15+ 1—642页。

尽管扉页上事先标明为新世纪,《梦的解析》在1899年11月初就已经出版了。它是弗洛伊德每次新版时都或多或少系统性地使之达到最新知识水平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是《性学三论》(1905年)。本书第三版后,却不再标出弗洛伊德每次所做改动;而这给以后版本的读者造成一些困惑,因为新材料间或假定人们熟知弗洛伊德在本书出现很久之后在观点上的那些更改。弗洛伊德著作(全集)初版的编者尝试过控制这种困难,他们在第一卷中重印原初形式的《梦的解析》初版,在第二卷中集聚后来逐渐增添的一切。可惜当时没有系统性地实施这项工作,增补本身没有注明日期,由此牺牲了这种版本方案的许多长处。于是在后续的版本中,复归单卷的、未区分不同阶段的版本旧稿。

多数增补所包含的单项主题是梦象征。弗洛伊德在本书第六章戊节开头解释,他后来才完全明了问题的这方面的意义。

在初版中,对象征的探讨限于第六章关于“顾及可表现性”那一节末尾的少数几页。在第二版(1909年)中,对这一节没有增补什么;而弗洛伊德在第五章关于“典型的梦”那一节末尾插入了关于性象征的几页。这几页在第三版(1911年)中有了明显扩展,而第六章原初的段落又保持不变。无疑,重新编排被耽误了,所以,他在第四版(1914年)中把关于象征的全新一节(戊节)插入第六章,他把当时收集在第五章中的属于该主题的材料转到这一节,还通过其他全新的材料来补充。在所有后来的版本中,本书的这种总体结构不再有什么改动,虽然也还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在二卷稿(1925年),也就是第八版(1930年)之后,在关于“典型的梦”一节中重新收录了先前删去的一些段落。

在第四、第五、第六与第七版(也就是自1914年至1922年)中,在第六章末尾可以找到奥托·兰克的两篇文章(《梦与创作》,1914年;《梦与神话》,1914年。在《梦的解析》中首次发表),以后却又付诸阙如。

关于书目：初版包含约80种书的一份清单，多为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涉及的那类著作。它未做变动也包含在第二与第三版中，不过，在第三版中，增加了自1900年起出版的约40种书的第二份书单。此后，两份书目迅速增加，直至在第八版中，首份书单包括逾260种，第二份包括逾200种。在此阶段，1900年前出版的各种著作的首份书单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确实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被提及；另一方面，涉及1900年之后刊行的文献的第二份书单（从弗洛伊德自己在其不同的前言的说明中可以获悉）不能与关于梦这一主题的分析性论文或者准分析性论文的迅速产生保持同步。最后，弗洛伊德在本文中引用的大量书籍在两份书单中都找不到。从弗洛伊德致安德烈·勃勒东^①的信（《致安德烈·勃勒东的三封信札》，1933年）中可以获悉，从第四版起，奥托·弗兰克单独负责拟定了这些书目。

II 本版次

本版次基于全集第二、第三卷的双卷文本，与第八版（1930年）即弗洛伊德在世时最后一版的文本相应。同时，本版次在很重要一点上有别于所有早先的德文版：它顾及到了在不同版次中包含的异文。本版次试图标明自本书首次刊行以来所做的任何重大改动并注明日期。在一版接一版中，对弗洛伊德而言，重要的始终是补充的材料多于删除的材料。删去的段落以及弗洛伊德后来付诸阙如或者大做改动的先前版本的材料通常不收入本版次。构成例外的是我们看来具有特别意味的一些少量例

① 安德烈·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译注

子，它们被放在编者注释中。删去了兰克对第六章的补遗：两篇文章均独立成篇，与弗洛伊德的书没有直接关系；此外，它们可能会再占去50页。

书目得到完全修改；它们根据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标准版第五卷在其中再现，带有附加的订正与补充。首份书目包含确实在文本中或者在脚注中提及的全部论文。第二份列举1900年之前的所有那些论文，弗洛伊德在收入全集的书目中举出它们，而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没有引用它们。刊印这份清单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富有价值，是因为无法轻易得到关于较早的梦文献的类似全面书目。除了确实在文本中提及，因而被收入首份书目外，不考虑1900年之后出版的论文。然而必须就这两份书目提出警告。探究表明，在先前德文版的书目中包含许多错误。只要可能，已经在标准版中纠正了这些错误，其他一些错误在本版次中得到修正。数量并非微不足道的条目却至今没有被证明为可以核实；这些带有星号的书籍不得不被视为有疑问。

编者补充——脚注、引文出处说明以及众多相互参照提示——放在方括号中。

III 历史

正如我们从致弗利斯的信札（《精神分析肇始》，1950年）中得知，弗洛伊德从1896年夏至1899年秋写作《梦的解析》，其间有过中断。该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在他那里却很久以前就开始形成了；材料搜集也是如此。

除了零星分散提及此题目，这在弗洛伊德的信札中可以追溯至1882

年，在布罗伊尔^①与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895年）中，在他对其首个病史（埃米·冯·N女士的病例，日期为5月15日）的一个长长的脚注中可以找到首个重要的、出现在出版物中的出处，它提供了弗洛伊德对梦感兴趣的消息。他在那里探讨该事实，即神经症患者似乎需要把偶然同时闪过的想象彼此联系起来。他继续写道：“我早就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能够确信这样一种强迫联想的威力。我不禁持续几周混淆了我惯常的床铺与一张更硬的卧榻，我在后者上面很可能或多或少做梦更强烈，或许只是不能达到正常的睡眠深度。我苏醒后头一刻钟还记得夜里所有的梦，努力写下它们并尝试解梦。我成功地把它们全部归因于两个因素：

（1）归因于要完善此类想象的那种强迫，我在日间只是匆忙地停留于这些只是触及而未了结的想象；（2）归因于那种强迫，要把在同一意识状态中存在的事物彼此联系起来。梦的无意义与充满矛盾应归因于后一种因素的自由主宰。”

同年（1895年）9月，弗洛伊德写作其《心理学纲要》第一部分（作为弗利斯信札的附录发表）；该“纲要”的第19段、第20段与第21段首次接近连贯的梦理论。它们已经包含在本著作中再度出现的许多要素，如

（1）梦的遂愿特征，（2）梦的幻觉特征，（3）精神在幻觉与梦中的退行性作用方式，（4）睡眠状态暗含运动麻痹，（5）梦中移置的机制，（6）梦的机制与神经症病征机制之间的相似性。比所有这些更重要的却是：该“纲要”已经明确暗示在《梦的解析》给予世界的发现中可能是最本质的发现——区分两种不同的心灵作用方式——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

这样却绝非穷尽该“纲要”和与之相连的1895年末致弗利斯信札的意义。可以不夸张地断言，通过该“纲要”的发表，《梦的解析》第七章，甚

① 约瑟夫·布罗伊尔（1842—1925），奥地利医生。——译注

至弗洛伊德后来的“元心理学”研究的大部分才变得完全可以理解。

虽然不可能在此探讨个别问题，但还可以相当简单地概述诊断的基本特征。弗洛伊德在其“纲要”中本质上追求的目标是，把不同起源的两种理论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种理论最后可以溯源到赫尔姆霍兹^①的生理学学派，弗洛伊德的老师、生理学家恩斯特·冯·布吕克^②属于该学派，并且是主要代表之一。根据这种理论，神经生理学因而还有心理学听从纯粹化学—物理学的规律。例如“恒定原则”是这样一种规律，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布罗伊尔都频繁提及，1892年（在身后发表的概要中，布罗伊尔与弗洛伊德，《关于癔症发作的理论》，1940年）描述如下：

“神经系统力求……在人们可能称为‘刺激总量’的机能情况下保持恒定。”由弗洛伊德在其“纲要”中牵扯进来的第二种理论是神经元的解剖学说，80年代末开始在神经元解剖学家那里得到认同。（“神经元”这一名称却于1891年才由瓦尔代尔^③新造出来。）据此，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单位是一个特定细胞，与邻接细胞没有直接的解剖学上的关联。“纲要”开篇几句清晰地表明，它基于这两种理论的组合。弗洛伊德写道，它的宗旨是“把心理过程展示成可指明的物质部分在数量上确定的状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肇始》，1950年，第378页）。他随后假设，这些“物质部分”是神经元；使其活动状态有别于静止状态的是“服从普遍运动规律的”一个“数量”。所以，神经元既可能是“空的”也可能“充满某个数

① 海尔曼[路德维希·费迪南特]·冯·赫尔姆霍兹（1821—1894，1882年受封为贵族），德国物理学家兼生理学家。——译注

② 恩斯特·威廉·里特尔·冯·布吕克（1819—1892），德裔奥地利生理学家。——译注

③ [海因里希]威廉·[高特弗里特]冯·瓦尔代尔（1836—1921），一译瓦尔得耶，德国解剖学家。——译注

量”，亦即“被占的”。^①可以把神经兴奋解释成流经神经元系统的一个量；根据神经元之间“接触栅栏”的状况，这样一种流动可能遇上一种“阻抗”或者一种“铺平”。（“突触”这个术语1897年才由福斯特^②、谢灵顿^③采用。）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受制于一项普遍的“惰性”原则，神经元据此始终力求摆脱充满它们的“数量”——一项与“恒定原则”相关的原则。以这些概念与类似概念作为元件，弗洛伊德建立起他那高度错综复杂、极其富于创造性的心灵作为一个神经病学系统的工作模式。

但很快，不明之处与困难就开始积聚，在写下“纲要”后的几个月里，弗洛伊德总是忙于改善其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兴趣却从神经病学问题与理论问题转移到心理学与临床问题上；最后，他放弃了整个项目。他于几年后在本书第七章中重拾理论问题时，显然不再力求神经一生理学基础——尽管他肯定从未放弃信念，有朝一日会为心理学建立物理学基础。^④虽然如此，还是有早先模式的许多普遍性结构标志与众多个别特征进入在《梦的解析》中生发的新模式，而这是为何“纲要”对后一部著作的读者而言具有意义的理由。弗洛伊德先前假设的神经元系统就由心理系统或者审查机构代替了；代替物理“数量”而出现的是假设性“投注”心理能量；惰性原则成为愉悦（或者如弗洛伊德在此所称的无

① 读者可在所提及的书信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肇始》，1950年）以及恩斯特·克里斯富于启示的引言中找到更详细的情况。连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关于“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的论文（《弗洛伊德早期理论与赫尔姆霍兹学派》，1944年）在此关联中也有兴味。

② 迈克尔·福斯特爵士（1836—1907），英国生理学家和教育家。——译注

③ 查尔斯·谢灵顿爵士（自1922年起）（1857—1952），英国生理学家。——译注

④ 比较弗洛伊德在他讨论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时的评论：“我完全不知这些过程的机理；有谁要认真实施这些想象，就得找出物理上的类似性并开辟通往在神经元兴奋时形象说明运动过程的道路。”

趣)原则的基础。此外,在第七章可以找到的一些对心理过程的详细阐述也多应归功于那些生理学先驱,回顾他们,这些阐述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这适用于“回忆系统”中对回忆痕迹中断的描写,适用于探讨何为愿望以及遂愿的不同种类,也适用于强调言语性思维过程在适应现实要求时的作用。

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弗洛伊德的断言是正确的,即《梦的解析》“基本上于1896年初完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年,临近第一节末)。(弗洛伊德后来才发现三点理论意义,即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最先导致正确评价梦作为根据的潜意识愿望的幼儿期根源——主宰所有梦的睡眠愿望和“继发性整合”的作用。)

弗洛伊德不仅把手稿而且把校样不断寄给弗利斯供其评价。后者似乎对本书的最后成型有过显著的影响并负责出于保密考虑删去一些段落。但最严厉的批评来自著作者本人,主要针对风格与文学表现形式:

“……我相信,”成书后,他于1899年9月21日写道(《精神分析肇始》,1950年,信札第119号),“我的自我批评并非完全无理。在我身上某处也蕴含着一丝审美感,鉴赏作为一种完美的美,而我的梦著作里拐弯抹角、用并非直截了当的言辞扬扬自得、着眼于意念的句子严重伤害了我心中的理想。如果我把这种形式缺陷理解成缺乏对材料的控制,也几乎不冤枉。”

尽管有这种自我批评,虽然有一阵子弗洛伊德苦于情绪低落,当时本书几乎完全被公众忽略——出版后头六年里只售出351册——他还是始终把《梦的解析》视为其最重要的著作。“像这样的顿悟,”他在英文第三版的前言中写道,“一生却注定只有一次。”

初版前言

我在此尝试阐述解梦，相信并没有逾越神经病理学关注的周边范围。因为在心理测验时，梦被证明是一系列异常心理产物的首个环节，出于实际原因，在这些产物的其他环节中，癔症性恐怖症、强迫观念和妄想必定让医生潜心研究。就像会显示的那样——梦不会有资格获得类似的实际意义，但作为范式其理论价值更加重大。而不会解释梦意象如何形成的人，要试图理解恐怖症、强迫观念与妄想及其在治疗上的影响，也将会是徒劳的。

但我们的主题要将其重要性归功于同一关联，这种关联也要对这本著作的缺陷负责。在这样的阐述中，将会如此大量地发现一些断面，这些断面同样与许多接触点相应，在这些接触点上，成梦这个问题介入精神病理学更广泛的问题，在此无法处理，如果时间和精力够用，又出现其他材料，以后的研究会致力于这些问题。

我借以阐明解梦的材料有特点，这些特点也给我出版本书造成困难。本书会让人明白，为何就我的目的而言，所有在文献中讲述过的或者有待从陌生人那里收集的梦必定不适用；我只能在自己的梦和那些在接受我心理分析治疗的病人的梦之间选择。此处，梦的过程决定于由神经质性格混合而引起的一种不受欢迎的并发症，这一情况阻

止我使用那些病人的梦材料。被证明与讲述我自己的梦相连、不可分离的是，我呈现给他人窥视的自己精神生活的隐私超出我所能乐见的程度，超出了其他情况下作为任务落在一名著作者身上的程度，这名著作者并非诗人，而是自然研究者。这很尴尬，但不可避免；为了不必放弃论证我的一般心理结论，我就迁就了。当然，我还是不能抵御诱惑，即通过省略和替代来消除某些泄密；只要发生这事，就肯定不利于我所用例证的价值。我只能表示期望，但愿这本著作的读者会设想置身于我的困境，对我宽容；此外，发现自己在讲述的梦中以某种方式被涉及的所有人，但愿他们至少不会拒绝给梦样状态以思想自由。

第二版前言

这本难读的书尚未满第一个十年就需要出第二版，我不把它归功于专业圈子有兴趣，我在初版前言中以他们为对象。我的精神病学同事似乎不曾费力摆脱起初的诧异，这种诧异能够激起我对梦的新型见解，而职业哲学家就习惯于把梦样状态的问题当作意识状态的附件而用若干大多同样的语句来论述，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人家恰恰可以在此结局上得出各色东西，这必定导致彻底改造我们的心理学学说。学术书评的态度只能使人预料，变得死寂必定是我的这本著作的命运；小批较正直的支持者依照我把心理分析用于医疗中的表现，按我的范例解梦，为的

是在治疗神经机能病患者时利用这些解析，连他们也不会使本书的第一版售罄。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应当感谢另外那个圈子里的有教养者和有求知欲者，他们的关注要求我，要在九年之后重新着手就如此多方面而言都是基础性的这项困难工作。

我很高兴地说，我发现鲜有可改之处。我在一些地方插入新材料，由于我经验增多而添加个别认识，在少数几点上尝试修改；关于梦及其解析以及由此可以导出的心理原理的一切本质事物却依旧未变；至少在主观上通过了时间的检验。有谁了解我（关于精神神经机能病的病因与机制）的其他著作，就知道，我从未把不成熟之作冒充为成熟，始终努力根据我认识的进展而略为改动我的说法；在梦样状态领域，我可以止步于我最初的陈述。在我从事神经机能病问题的长年工作中，多次陷入动摇，在某些问题上变得困惑；随后一再是《梦的解析》让我重获自信。我的众多学术对手如果恰恰不愿紧跟我的梦研究领域，就表现出更加求稳的本能。

本书的材料大部分是因结论而贬值或者过时的自己的梦，我借助这些梦来阐明解梦的规律，在修订时，连这种材料也证明了一种坚持能力，这种能力反对做重大的改动。因为对我而言，本书还有另一种主观意义，在本书完成后，我才能够理解这种意义。本书对我而言，它是我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我对家父之死的反应，也就是对一个男人生活中最意味深长的事件、最深刻之丧的反应。我认清这点后，觉得自己无法抹去这种影响的痕迹。^①借助什么材料学会评价梦、解梦，对读者而言，却可能无所谓。

① [弗洛伊德的父亲于1896年去世。在弗洛伊德1896年致弗里斯的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起源》，信函第50号）中可以找到对当时让他激动的感情的提示。]

在我无法把不可避免的注释插入初版正文之处，用方括号表明它源自第二版修订。^①

1908年夏于贝希斯特加登

第三版前言

本书初版和第二版之间过去了九年的时光，而刚过一年多之后已经使人觉得需要第三版了。我对这种变化感到高兴；但如果我以前不愿承认，读者对我著作的冷落是著作无价值的证明，那现在也不能把显露出来的兴趣视作著作优秀的证明。

学术认识的进步让《梦的解析》难免受到影响。我于1899年写下它时，《性学三论》尚不存在，对精神神经机能病复杂形式的分析尚在肇始阶段。释梦应是一种辅助手段，以促成对神经机能病的心理分析；此后，对神经机能病的理解加深，反作用于对梦的见解。解梦的学说本身朝着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本书第一版对这个方向强调得还不够。我通过自身的经验与威·施特克尔和他人的著作，自此学会了更正确地评价梦中（或者不如说无意识思维中）象征的范围和意义。所以，这些年里有了很多需要重视的积累。我试着通过大量插入文本与加入脚注来顾及这些更新。如果这些补充现在偶尔会突破阐述的框架，或者如果确实并非在各处都

^① [1914年附注]这些注释在后续版本中[从第四版起]又放弃了。